

就是他們的頭目)在廳堂裡(那廳堂裡邊背後有他們祖先的木雕),左手拿著碗(想必是很粗糙的碗),裝滿了米酒,然後用右手的指頭沾著米酒,往天空一彈,然後開始講述他們的歷史。讀到這段文字時,因感動而激起麻麻的感覺,。感動什麼呢?當今在大學課堂上講歷史的老師,有幾個人講課「虔誠的心」和奇美社的頭目一樣呢?大學裡的老師、有博士文憑的老師,他們學問再怎麼好,講課時「虔誠的心」是否比得上遙遠大溪地那位虔誠的婦女?是否比的上阿美族的頭目?這是個很值得反思的問題。

高更的畫觸動了我的心靈,也渴望擁有一張複製品帶回台灣。幾年前在德國 Essen 開會,當地有所美術館,正舉辦高更的畫展,收集了很多高更的畫作。在欣賞之餘,買了一本高更的畫集,那本畫集中就有這幅 oral tradition 的畫。這次逢甲大學主辦研習會,我們把這幅畫當作會議的海報以及象徵性的圖樣,就是要強調「人人都是史家」;因為古今以來,不一定只有大學殿堂的博士、教授們才是史家,遠在天涯海角的大溪地婦女,類似人家那種「虔誠的心」才是普遍永恆的價值。

2. 見證歷史的手印

這次會議(第一期)討論的重點,集中在古文書以及口述歷史(oral interview),至於其他有關影像視覺的、文物的,將會留在第二期來舉辦。既然牽涉古文書,個人於是經過打聽、拜託,終於邀請到草屯的梁先生,他是位古文物的收藏家(antiquarian)。現在台灣有很多的文史工作者和文物收藏者,他們對於歷史頗有貢獻,都可稱為史家。

各位可以看到本會場中佈置許多古文書,其中有張紅色的。東方人往往認為紅色象徵喜氣,可是那張紅色的古文書是賣兒子的契約,所以與其說紅色是喜氣,不如說是血淚。這些古文書裡,有的蓋上了印章;另外,這張有手印的古文書,也等同蓋章的意思,現在也成為

會議海報的插圖之一,我把它稱之為「歷史的見證」。古文書裡的手印並非直接講歷史,但它是歷史的見證。這個歷史見證的「手印」和這幅口傳歷史的「手勢」,彼此互相呼應,構成這次會議海報的特色,同時也反映會議的主題。而各位手中的會議手冊,雖然不算精緻,卻深含內在的意義,各位不妨收藏起來,五十年以後,也就是古文書,是史料了。

我們強調人人都可以成為史家,因為全世界許多地方都有 oral tradition,遙遠的北方愛斯基摩人、澳洲的毛利人、西非的當地人,到處都可以找到 oral tradition。除外,在還沒有文字以前,也就是距離現在五千年之前,人類長時期一直以語言或者圖像傳達他們種種的歷史記憶(historical memory)。幾萬年前不是有所謂的岩畫嗎?文字的使用倒是很後來的事,在文字之前人類老早已經用語言的、圖像的或文物的媒介傳達歷史記憶和歷史記錄了。

3. 人人都是史家

大學歷史系教育的目標在培養所謂的專業史家(professional historian)。一九三一年美國歷史學會的會長貝克(Carl Becker)在大會中演講,講題是「人人都是史家」(Everyone His Own Historian)。這個題目相當吸引人,標榜歷史這項工作其實非常主觀,每個人都免不了偏見,而且彼此的史觀是相對的,不是絕對的。貝克從歷史知識論入手,強調歷史的主觀性。他告訴大家,不要以為所有的歷史都是客觀的,更不要以為專業史家也通通是客觀的。然而,貝克的演說中並沒有進一步強調文史工作者或非專業史家也是史家,他的重點不在這裡,他只是突顯歷史的主觀性而已。

「每個人都是史家」,這個觀念其實在一九六〇、一九七〇年左右才逐漸為人肯定。為什麼呢?因為一九六〇、一九七〇年代,歐美社會中大量的社會運動排山倒海、應運而生,例如有族群運動、婦女運

